

# 苏东坡量移廉州

周家干 陈祖伟

合浦历史悠久，素有“南珠故郡、海角名区”之美誉，东汉“合浦还珠”神话般的典故早已风靡于世。北宋元符三年（公元1100年），大文豪苏东坡量移廉州（今广西合浦县廉州），为合浦又留下一段佳话。

琼州海峡天水相连，海风习习。一艘木帆船在海面上急急驶向雷州半岛，船舱内一灯如豆，一个头戴方巾、身穿微服，年约60多岁的老人，危坐灯下，一手捋着胡子，一手翻看着一部手稿。老人身旁的一个青年，倦睡如泥，时而发出阵阵鼾声。舱外睡着一条乌嘴黄狗。老人将书稿翻到最后一页，凝神沉思了一忽，在书稿最后一页上写着：元符三年庚辰夏六月修订。这个老人便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翰林学士苏轼——东坡居士，旁边倦睡的少年便是一直伴随着他远谪儋州的三儿子苏过。

苏东坡感到有点困倦，他掩卷走出舱外，举目远望，大海茫茫，四周黑洞洞的，海浪拍打着船身、海水飞溅舱面，东坡的衣服都被打湿了，但他仍然一动不动地朝雷州半岛方向望去，无限感慨。这时走来一个船家，关切地对他说：“先生你还没睡么？”东坡摇了摇头：“舱里闷得慌。这儿正好凉快凉快！”“外面风大，当心着凉呢！”“多谢船家的关心。”东坡向船家拱了拱手说：“辛苦你熬夜了！”船家答道：“我们海上人家，熬夜、颠簸惯了……”

苏东坡喟然长叹：“我在宦途几经颠簸也习惯了。”说完莞尔一笑，走进了船舱。苏过仍在酣睡，东坡斜倚着舱板，思绪万千。他20多岁便以惊人的才华进入北宋官场，可是他年轻气锐，对王安石的变法抱持不同意见，时常在诗文中“托事以讽”，引起了变法派官僚的嫉恨，他们便罗织罪名，深文周纳，东坡被投入监狱，差点送了性命。几经折磨后，东坡谪贬黄州（今湖北省黄冈市）。北宋元祐时期（1086—1093年），高皇太后听政，旧派上台，王安石病死，东坡才被调回京师任翰林侍读，此时他又认为新法行之有效，“不可尽改”，因此又遭旧党的排挤，不见容于朝，先后被派至杭州、颍州。

在高皇太后当政时，旧派依附后党，不以年轻的哲宗为意。高皇太后死后，哲宗亲政，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后党同帝党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。一些官僚乘机打起“绍述新法”的旗号，倾陷异己，苏东坡又被当作打击的对象，一贬再贬，由黄州、惠州（今广东省惠州市）一直贬到荒远的儋州（今海南省儋州市）。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一月（农历，下同），哲宗崩，徽宗立，五月下令大赦。苏东坡被赦调廉州安置。东坡从儋州启程量移廉州，坎坷的宦途毕竟走尽了，垂暮之年始得北归。六月二十日夜渡琼州海峡，东坡兴奋之余，写了一首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诗：

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终风也解晴。  
云散月明谁点缀？天容海色本澄清。  
空余鲁叟乘桴意，粗识轩辕奏乐声。  
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

全诗充满了兴奋之情，似乎真“参横斗转”“云散月明”“天海澄清”了，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

海”的生活结束了，“苦雨终风”的日子总算过去了。

苏东坡夜渡琼州海峡到了徐闻，住在兴廉村净行院时大雨滂沱，诗人又写了一首《雨夜宿净行院》诗：

芒鞋不踏利名场，一叶轻舟寄渺茫。

林下对床听夜雨，静无灯火照凄凉。

诗人的立场是“芒鞋不踏利名场”，虽然几经谪贬，身在蛮荒，仍不改旧志，人格是何等的高尚！苏东坡这话并非一时感情冲动，而是一辈子坚持以终、身体力行的。以前他在登州（今山东省蓬莱市）时说过：“虽死生不变乎已，况用舍岂累其怀”（《登州谢宣诏赴阙表》），决不“俯身从众，卑论趋时”（《登州谢上表》）；在杭州时他说过：“用之朝廷，则逆耳之奏形于言；施之郡县，则疾恶之心见于政”（《杭州谢放罪表》之一）；等等。这都是掷地作金石声的铮铮之言。对床听雨、灯火照夜，都没有凄凉孤独之感，这是因为诗的开头就定下了豪壮的基调。苏东坡的诗在艺术上也反映了作者豪迈、坦荡、奔放的特色。

苏东坡谪儋州时当地农民送给他一狗名乌嘴，这狗一直跟随东坡渡海到合浦，东坡十分喜爱它，并为它作诗：“……昼驯识宾客，夜悍为门户，知我当北还，掉尾喜欲舞……”《予来儋耳得吠狗曰乌嘴甚猛而驯随予迁合浦过》这狗不但白天认识来往宾客，夜间还能看守门户，而且还懂得主人的心情，当它知道主人获赦北归时，便摇摆着尾巴，喜欢得跳来跳去。

苏东坡从兴廉村净行院坐小船经官寨（今广东廉江县）到白石山（今广西合浦县山口镇、白沙镇交界）上岸已是六月三十日。其间屡经水患，东坡在《书合浦舟行》中发出“吾何数乘此险也！”的感慨。

苏东坡接着西行到了廉州，太守张左藏及士人刘几仲、邓拟等人热情招待了他。风景优美的邓拟园林中的清乐轩便是东坡居住之处，宾主相得甚欢。清乐轩在城内东北碧波湖的一个小洲之上，四周翠柳成荫、百鸟啭鸣，湖上菱荷亭亭、菱茨满湖。

一天，主人捧出合浦特产龙眼招待苏东坡。东坡尝了几颗便赞不绝口：“佳品，佳品，质味特绝，可与荔枝匹敌。”原来，东坡在绍圣二年（1095年）谪贬惠州时尝到号称岭南佳果的荔枝，曾写了三首咏荔枝的诗，其中《荔枝叹》诗曰：“十里一置飞尘灰，五里一堠兵火催。颠坑仆谷相枕藉，知是荔枝龙眼来。飞车跨山鹞横海，风枝露叶如新采。宫中美人一破颜，惊尘溅血流千载。”封建统治者十里五里遍设驿站，快马疾驰，尘土飞扬，催征荔枝，急于星火。往往弄得人倒马毙，抛尸荒野。车马跨山越岭，就像猛鹞横海一样，为的是要火速把荔枝运到京城，以使荔枝枝叶风露犹存，好像刚从树上摘下来一样。为了博得杨贵妃的欢心，不知摧残了多少人的性命。东坡由惠州的名产荔枝，联想到汉唐两代上贡荔枝的弊害，进而斥责了当代贵族官僚贡茶、贡花争新买宠的可耻行径，批判了封建统治者为了个人享乐或邀宠而不顾人民死活的罪行，这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。现在东坡尝到了与荔枝相匹敌的龙眼，联想起岭南佳果荔枝，便写下了《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》诗一首，抒发了己情。其中：“蛮荒非汝辱，幸免妃子污。”两句便是这首诗的精髓。诗人指出龙眼虽然生长蛮荒，但这倒是好事，不需要五里一单堠，十里一双堠地被拼命传送京城，为能幸免于这些贵妃、公主们的玷污而欣喜。

一天，阳光和煦，苏东坡和张左藏、刘几仲、邓拟等人同游三廉古刹东山寺。东山寺原为南粤王赵佗行宫，先后改名大云寺和灵觉寺，唐贞观十二年（638年）始改为东山寺。该寺建筑宏伟，佛像高大。东坡在禅堂壁上看见主持僧愈上人的题壁诗句：“闲伴孤云自在飞。”愈上人是很有诗才的，可他云游南岳去了，留下这句诗在壁上，苏东坡没有见到他，很感惆怅，便题诗于壁上和之：

孤云出岫岂求伴，锡杖凌空自要飞。  
为问庭松尚西指，不知老桷几时归。

苏东坡等人走出东山寺，穿过孟尝流芳坊，便登上了与东山寺相比连的还珠亭。还珠亭为砖木构筑，四柱重檐，轿顶式结构，飞檐翘角，葫芦盖顶，周有回廊，前后石级上迭。亭中央有《还珠亭碑记》一方。亭外两侧有历代骚人墨客题吟碑刻。东坡读完亭中碑记，感慨万端：“孟尝高洁，施政廉明，去珠复还，无怪乎千古誉为盛事。”邓拟在一旁说：“而今频年滥采，民不堪命矣！”是的，《还珠亭碑记》确是一篇珠民血泪史。东坡在亭柱题一联云：“孟尝何处去了，珍珠几时飞回？”落款“元符三年秋月，苏轼书”。东坡放下笔，一面走下台阶一面愤慨地吟哦：“曾驱万民沉渊底，怎奈孟尝去不还？”

苏东坡在合浦的日子里，他的老友石康县令欧阳晦夫（广西贺县人）探访他。欧阳晦夫看到宦途坎坷的老友获赦北归，万分高兴，因为当时罹遭贬逐的人，大多已登鬼录。在与老友重逢的日子里，东坡偕欧阳晦夫、张左藏、刘几仲、邓拟等人游了著名的海角亭。海角亭紧傍廉江，面临浩瀚大海。东坡等人在那里临流赋诗，听海角潮声，远眺茫茫大海，想到自己离亲万里，贬谪边郡，而今获赦北归，不久即将和家人团聚，兴起无限感慨，他挥毫写了“万里瞻天”四个大字，抒发他对家国的深切怀念。后人将“万里瞻天”四字砌石纪念，为古亭增辉不少。其间，欧阳晦夫的妻子为东坡缝头巾，儿子为他送琴枕。东坡写了《欧阳晦夫惠琴枕》等三首诗，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。欧阳晦夫还拿出自己的诗稿请教东坡，并请求为他撰写《天庆观乳泉赋》，东坡都满足了他。

八月，朝廷授苏东坡舒州团练副使、永州安置。东坡决定在合浦过中秋节后再启程上任。临行前夕，东坡写了一首诗《留别廉州张左藏》：

编萑以苴猪，谨涂以涂之。  
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与饴。  
悬知合浦人，长诵东坡诗。  
好在真一酒，为我醉宗资。

八月二十八日，秋高气爽，碧波湖中，秋荷摇曳，分外多姿。张左藏、刘几仲、邓拟等人饯别苏东坡于清乐轩。宾主举觞无限惆怅，席间忽闻远处传来笙箫之声，袅袅动人，座客惊叹，这笙箫之声似自云间传来，抑扬往返，谛听之，知是饼笙。东坡于是即席赋《饼笙》诗记之：

孤松吟风细泠泠，独茧长缫女媧笙。  
陋哉石鼎逢弥明，蚯蚓窍作苍蝇声。

瓶中宫商自相赓，昭文无亏亦无成。  
东坡醉熟呼不醒，但云作劳吾耳鸣。

八月二十九日，苏东坡离开合浦取道白州（今广西博白县）北上。当天，张左藏、刘几仲、邓拟等人，在滔滔南去的南流江畔送别苏东坡。

真是“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矣”。

苏东坡在合浦居住了约两个月，写下了许多掷地有金石声、闪闪发光的诗篇，这对千百年来合浦文化艺术的发展，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。至今，在合浦还保留有东坡亭、东坡井、东坡湖、东坡笠、东坡肉等苏东坡量移廉州的遗迹，表达了合浦人民对苏东坡深深的崇敬和缅怀之情。